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〇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二)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

詩經偶箋十三卷

〔明〕萬時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李泰刻本

..... 五三一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

卷(二)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註疏

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提要》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一

明後學張溥

北山之什二之六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防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

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靡無也。監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釋文

借音皆徐音諧
說文云強也

疏犯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
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
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爲
惜惻然而強壯今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王
家之事無不堅固久不得
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

集傳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二

自苦之辭。

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釋文

涯，魚佳反。字又作崖。

疏釋水云：潁水涯，孫炎云：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潁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亦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

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之所憂，傷其有衆而不使，即以廣為言。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傳以賢為勞，箋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也。

集傳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

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三

如此。

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

方剛，經營四方。

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衆也。

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

乎。何獨久使我也。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釋文 傍布彭反。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集傳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簪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膂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已。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傳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箋不已。猶不止也。

集傳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復。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呌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傳呌號。呼召也。鞅掌。失容也。

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者。言促遽也。

釋文 慘字又作慘。印音仰。本又作仰。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集傳賦也。不知呌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箋咎。猶罪過也。風。猶放也。

釋文 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疏 不知呌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出入風議。謂問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

煩執事然不暇為容儀也鄭以執掌為事煩之實執讀如馬執之執

集傳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聚聚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若則天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木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作無將大車詩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

朱子辨說此序之誤由不識典禮而誤以為此也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底兮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底病也

箋將猶扶進也祗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百憂者眾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無將大車 七

疏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

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眾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已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將也

集傳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祗適底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

慶源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

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頽

傳頽光也

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入蔽傷已之功德也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集傳興也冥冥昏晦也頽與耿同小明也在

蕭經

卷二十一

無將大車

人

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箋雍猶蔽也重猶累也

釋文雍字又作壘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集傳興也雍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

事以至於亂

疏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

涕淚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

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

蕭經

卷二十一

小明

九

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

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征行徂往也我行往

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

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

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憂

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靖共爾位以待

賢者之君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

我故不敢歸耳

疏言幽王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
之大吉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念彼明
德供其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
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
以待之也又言我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王以
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耳昭二年左傳曰
日上其中易豐卦象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
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野是遠稱荒蓋地名爾雅四海之外遠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
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
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
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微子云吾家耄遜于
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

言述職之大夫則容敘下二伯之大夫不必
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下云靖共爾位與
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
而明德者仕之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追念
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
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
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
耳

集傳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地名蓋遠荒之
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
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
者也懷思罔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
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
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疊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
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
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

慶源輔氏曰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
友有出者有處者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
其所謂罪咎譴怒感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
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
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
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咎言其以罪
而加人如網罔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

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傳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箋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十一

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惓惓有往仕之志也。

釋文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癉同

疏大夫言昔我初往芄野之時。日月方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眾事。今我事甚繁眾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惓惓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畏此譴怒。而不敢矣。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與。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

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暮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為往矣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若毛以方煖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煖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集傳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憚勞也惓惓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

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十一

蓋身獨而事眾以是勤勞而不敢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盛。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傳興煖也戚促也戚憂也

箋愈猶益也何云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詒遺也我

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

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

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集傳賦也。與暖感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與女。

詩經卷之十一 小明

十四

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

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乎天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至賢人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至賢人

則是

疏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

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鳥則擇木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失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及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者。其友賢者有此位分也。

集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

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壘山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微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傳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助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集傳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

人也介景皆大也

詩經卷二十一 小明 十

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同邪人之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驪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新安胡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

廬陵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太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各篇各體

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盛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

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廢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詩極哀怨賦小明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序鼓鐘刺幽王也

疏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為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

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侯三家為說也

朱子辨說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詩經卷二十一 鼓鐘 十七

不忘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釋文儀象素何反皆

釋文儀象素何反皆

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

集傳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鼓鐘喈喈淮水漣漣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疏鄭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王基

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肯也言會諸侯

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

儀象饗禮儀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

和欽欽人樂進之義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篇不借又為和而不借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

不回

傳喈喈猶將將漣漣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集傳賦也喈喈猶將將漣漣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傳鼗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九

箋妯之言悼也猶當作瘡瘡病也

疏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

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於淮

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

為猶斯千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瘡相近而誤 鼗即皐也古今字異耳

集傳賦也鼗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

中言漣漣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

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韞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鼗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鼗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借。

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三

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箏舞若是。爲和而不借矣。

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箏也。三舞不借。言進退之旅也。周

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

釋文 昧本又作

疏 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

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笙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借差。又作不夫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手。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三

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鐘爲首者。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鑼。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鑼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二

亦和同可知。傳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為騶。明以此舞以篇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篇。明其上皆為矣。若如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篇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舉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

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鹿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方。以象胥曲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樂。非四夷之舞。要名與。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三

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為篇。謂吹簫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篇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族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者。以不偕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偕也。

集傳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篇。篇舞也。偕。亂也。言三者皆不偕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詰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

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蓋自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箋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二十四

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敘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田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畧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魯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二十五

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怠尸般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年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綴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群臣助祭而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尾接連不得輒有釋祭廟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胙骨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燔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得燔為胙骨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邊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末禮乎又釋祭至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祭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賓謂釋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以庶為胙自然無釋祭之事矣